

风起盐源

——云端之上的绿色咏叹

□ 朱丹枫

站在盐源县棉桧大断崖之巅，脚下是万丈深渊，眼前是无边云海。凛冽的罡风呼啸着，仿佛要将人卷入这“地球边缘”的壮阔与苍茫。盐源，这座雄踞在中国地势阶梯交界带上的高原县城，是名副其实的“山的王国”。亿万年的地质伟力在此凝聚、爆发，雕琢出眼前这惊世骇俗的容颜——三面凌空、刺破云海的棉桧大断崖，如同一座挑战视觉极限的云端图腾，无声诉说着自然的狂野与永恒。它曾是阻隔，是屏障；如今，却成了盐源人撬动未来的支点。

探访这云端奇观，本身就是一场融入自然的硬核历险。越野车在“之”字形的山路上剧烈颠簸。高原反应如影随形，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稀薄空气的沉重感，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这片土地的峻险。终于挣扎着抵达海拔 4000 米的崖顶，迎接我们的并非预想中的视觉盛宴，而是浓得化不开的雾霾、冰冷的雨丝，以及仿佛要将人撕裂的罡风。资深旅行家勒克儿曾戏称此行为“4000 米云端历险记与棉桧大断崖的极限拉扯”，笑言“裹成粽子也难抵耗牛山的魔法攻击”。这近乎“自虐”的体验，却让每一位亲历者真切触摸到高原那严苛而壮美、原始又磅礴的生命脉动，一种与天地对话的原始悸动油然而生。

然而，盐源人早已超越了仅仅“看山看崖”的观光阶段。他们敏锐地捕捉到，棉桧大断崖那凛冽不息、仿佛永无止境的长风，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打开未来的金色密匣。“靠山吃山”的古老智慧，在这里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驭风而行。这不再是被动承受自然的严酷，而是主动驾驭风的力量，是传统智慧在新时代的华丽转身，一场静水深流的观念革命正在高原腹地悄然发生。

在老盐源陈甫林的指引下，我们仰望那些高耸入云的钢铁巨人。他的言语中透着由衷的自豪，手指向云端：“看，这里年均风速 9.2 米 / 秒，是天赐的‘风库’！华电的技术团队给风机叶片装上了小翅膀（涡流发生器），像雨燕的羽毛般捕捉气流，巨型电池像会呼吸的钢铁肺叶，白天存下阳光，夜晚呼出电流，发电量能提升 7%。”据说，这里的风够劲儿，比当年牧民放羊时遇到的狂风还猛三成。七十六台 4.5 兆瓦的风机，如同忠诚的追风者，以 0.01 度的惊人精度，日复一日地追逐着太阳与风的轨迹。总装机 48 万千瓦，年发电量高达 13 亿度——这不仅仅是冰冷的数字在报表上跃动，更是盐源人将世代视为生存挑战甚至灾难象征的烈风，淬炼为驱动未来的核心资源与澎湃动能的生动证明。

这场绿色突围的基石，是智慧与技术的结晶。防冻混凝土配方抵御严寒，柔性防雷系统应对极端天气，AI 冻雨预警与智能加热风除冰技术如同为风机披上了坚实的“智能战甲”，让这些云端巨人在海拔高、温差大、气候恶劣的严酷考验下依然高效稳定运转。“科技，让高原曾经的

‘劣势’，变成了发展无可比拟的‘优势’。”陈甫林感慨道。盐源，正书写着一部化风为宝的现代传奇。

风叶旋转产生的汨汨绿色电流，是盐源绿色突围的核心引擎。白杨坪项目年减排 82 万吨二氧化碳，全县风电场年减碳量达 186 万吨。但这“绿电”的价值，远不止于环保数字的叠加。它如同无形的血脉，正深刻重塑着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与发展模式，而人，始终是这场变革的核心主角与最终受益者。

我们听到了一位彝胞的故事。这位曾经的牧民，如今是华电盐源风电场的一名运维员。“以前放牧，看天吃饭。现在，我们守护这些‘大风车’，收入稳定多了。”像他这样成功转型的牧民，全县有 127 户。他们放下了世代相传的牧鞭，拿起了现代化的扳手与检测仪，从宽阔草场走向云端之巅，成为守护风机的新时代产业工人。人均年增收 3.5 万元，不仅是生计方式的转变，更是职业身份与自我认知的深刻跃升。“传统与现代在此刻交汇，古老的牧歌融入了工业文明的节奏。”他们黝黑的脸上洋溢着笑容。

风机叶片每旋转一圈产生的 23 度绿电，仿佛被赋予了生命。它可能点亮了牧区孩子书桌前那盏温暖的台灯；它可能转化为青年牧民手中崭新的无人机操控技能证书；它也可能成为光伏板下羔羊欢快成长的保障。“风电产业的可再生性，正创造着民生改善的可持续性。”县文旅局的工作人员介绍道，“让希望如电流般，在这片高原上源源不断地流淌、传递。每一度绿电，都在编织着更美好的生活图景。”

更令人欣喜的变化发生在牧场。风机塔架搭载的 5G 基站，让“智慧牧场”从蓝图变为现实。不少牧民拿出手机，屏幕上实时跳动着羊群的位置、健康数据和草场信息。“以前找羊、防病全靠经验，现在方便多了！”依托数字化管理，羔羊的成活率提升了 20%。传统畜牧业插上了数字的翅膀，牧民们的生产观念也随之悄然升级。数字技术，让古老的牧场焕发出勃勃新机。

盐源的目光并未止步于此。它敏锐地融入了国家“东数西算”的战略洪流，而这一切的核心支撑，正是高原上那取之不尽的绿电。站在规划图前，陈甫林指向一片正在热火朝天建设的工地：“这里，将是盐源大数据中心，预计 2027 年投运。二十万台服务器，将由我们的风电直供！”每度电成本比火电低 0.2 元，年省电费高达 4 亿元。这不仅是一项超级工程，更是盐源人主动拥抱数字经济时代、深度参与国家战略的雄心宣言。

“数据中心需要的不只是冰冷的服务器，更是工程师、运维人员、配套服务大军。”陈甫林眼中充满期待，“它将吸引和培养新一代的数字人才，为这座高原县城注入前所未有的创新活力。”昔日的偏远

之地，正昂首阔步，成为国家数字洪流中的重要节点，描绘出一幅高原数字经济的崭新图景。

如今，盐源县已建成全国最大整县高海拔风电基地，总装机达 108.9 万千瓦。但这远非终点，一场以绿电为核心的“零碳加速度”正在高原深处全速展开：

储能升级，筑牢底座：“源网荷储”一体化模式稳步推进，一座规模达 50 万千瓦 /100 万千瓦时的混合储能电站（磷酸铁锂 + 全钒液流电池）正在规划建设。它如同为绿电动脉安上“巨型充电宝”，确保能源供应的稳定跳动，为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可靠的绿色底座。

风光协同，寸土生金：在棉柳镇等地探索的风光互补项目令人瞩目，土地复用率达惊人的 92%，单位面积产值提升 41 倍。这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完美双赢，是资源高效集约利用的典范，“寸土寸金”在这里被赋予了全新的绿色内涵。

绿电算力，赋能未来：大数据中心是“东数西算”战略在盐源最生动的实践。依托得天独厚的绿电资源，盐源正全力构建“绿电驱动算力、算力赋能产业”的循环生态链。预计到 2027 年，这里将崛起一个千亿级清洁能源产业集群，成为辐射带动整个攀西经济圈数字经济升级的强劲引擎。绿电与算力，正共同铸就高原高质量发展的新质引擎。

当旋转的风机成为云端新的地标，当数据中心的指示灯如璀璨星河点亮高原

寂静的夜空，盐源，正以风的速度重新定义着发展的维度。钢铁的筋骨撑起了地质的脊梁，绿色的算力激荡着创新的浪潮。从牧民到运维员，从传统牧场到智慧牧场，从“靠风”生存到“驭风”发展——人的观念在变革中升华，人的力量在产业中深深扎根。过去的风，塑造了山峦；今日的风，驱动着未来。

在这片曾经被贴上“偏远”标签的土地上，依托“风电 + 数字 + 生态”的融合发展模式，一颗名为“新质生产力”的种子，正汲取着绿电的充沛养分，以令人惊叹的光速拔节生长。盐源的绿色突围，不仅是一场波澜壮阔的能源革命，更是一次深刻的发展观念跃迁。它为国家能源转型与区域协调发展，贡献着一个充满活力与无限希望的“盐源样板”。高原的传统与现代，在绿电的强劲脉动中和谐共生；厚重的过去与璀璨的未来，在奔涌的数字浪潮里紧密相连。

高原的长风，呼啸着过去的故事，更强劲地吹拂着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风声里，是钢铁巨人的低语，是数据洪流的奔涌，是一个古老高原在新时代奋力谱写的、激动人心的绿色咏叹。

风起盐源，驭风逐梦，未来已来。暮色中，老牧民和新工程师并肩看着风机，远处的数据中心灯火初亮……

厄里寨的黎明

（外一首）

□ 何美然

狗叫声划破山村
上山采药的村民起得
比鸟早。鸟叫清脆
有欢快也有悲戚
在黎明，安排一天的生活
像极了在木楼转角处
说话的村民。布谷鸟、“拐拐阳”
半夏、防风、当归
挖黄连、剥黄柏皮
左手抓一把草、右手抓一把土
日子得像黄连，黄柏
他们的谈话却云淡风轻
鸟语花香，溢出的笑
是山里的清泉

活在草木之间

小芳电话里夸我
会养花、会种菜，还会写诗

写诗是太难的一件事
养花、种菜自然朴素不过
巴掌大的一块屋顶
梅花谢了桃花开
刚参加工作栽的一盆银杏
我搬到哪里它跟到哪里
一晃快三十年了
那些长成老桩的多肉
历经暴晒历经风霜雨露
茄子、辣椒、西红柿一天一个样
黄瓜、丝瓜、苦瓜、冬瓜
任性又潇洒，一个缠满青藤的小屋
开着花、挂着果
悬空着一幅幅灵魂有趣的国画
蚂蚁和蚯蚓随时爬出来
青虫、螺丝与菜叶和谐共生
花草和蔬菜们活在泥土之间
我活在花草之间
想起妈妈曾说过
“农民最爱庄稼，
也最爱泥土！”

“米烫”的哲理

□ 董竹林

可惜，贾府的粥是“胭脂米”配“填鸭”，精致得带着金粉气；而沙河的米烫，是山羊肉配早地红谷米，粗粝得沾着黄土味。可论起滋味的本真，倒不分贵贱。就像刘姥姥跑进大观园，吃惯了野菜团子，初见茄鲞只觉“煞费功夫”，回头还是念叨乡下的糙米饭香。羊肉米没有花哨调味，却凭着米吸肉香、肉浸米甘的默契，把人间烟火熬成了诗。

据清康熙《沙河县志》记载：大宋时，曹皇后赴封岱降香，遇暴雨困在御路村农家。农妇从瓮里舀出小米，小火熬至黏稠，又把仅剩的羊肉切丁炒香，加盐拌进粥里。一碗下肚，曹皇后询问美味的名号，农妇回答：羊肉米烫。

这段故事里，的确藏着饮食的大智慧。宋代，北方以粟麦为主食，羊肉因“不违农时”成为珍馐，小米与羊肉相遇，本就是顺应天时的选择。农妇不用炒菜、不备干粮，一碗米烫兼顾菜饭汤，不刻意强求，随食材本性而为，反倒成就了人间至味。

如今，熟悉的那座饭店里做米烫，仍严守这份本真与自然。小米、西部山区旱地的红谷子，用石碾脱粒，

保留着米皮的粗粝；羊肉是山民放养的绵羊，稚嫩的羊肉当中，绝无圈养的腥气。老板说：石碾比机器碾得慢，但米香跑不了；山羊啃坡上的草，肉里带着土腥甜。

这让人想起庄子那句话：“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真正的美味，从不用香精修饰，只凭食材本真说话。

老板是 20 世纪 60 年代生人，老家在沙河西北山。他说，小时候生产队冬天下地，队里就支大锅煮米烫。“坡上谷子收得少，羊肉更是金贵，过年才舍得杀一只。炒羊肉时多放盐，装罐里能存些日子，来了亲戚或帮工的，抓一把与米同熬，炆把葱花，香得能把人魂勾走。”

那年，米烫“菜饭合一”的巧，暗合了老子“知足不辱”的训诫。不像如今，调味剂堆出的“美味泛滥”，反倒让人想念那份朴素，就像人长大了，总惦记母乳的甜，不是不够丰盛，而是少了最初的纯粹。

现在品米烫，老板会配一小碟腌萝卜。米烫的绵厚衬着萝卜的清冽，刚柔相济间，忽然懂了庄子“阴阳调和”的妙处。羊肉性热，小米性平，萝卜性

凉，三者相遇，不燥不寒，恰如天地间的平衡。这哪里是吃饭？分明是古人从吃食里悟透的处世哲学。

饭店墙上挂着幅字：米肉相融，是谓和；火烫成稠，是谓常。“和”与“常”，正是羊肉米烫的魂。它从宋代农家灶上走来，经《红楼梦》的粥香映照，又被老庄的自然之道浸润。说到底，不过是守着“米归米味，肉归肉香”的自然与本分，就像晨起喝惯了米烫的老人所说：“再好的山珍，不如这小口熨帖。”因为它熬的不是小米与羊肉，更是岁月里的安稳——是农妇应对困局的机智，是寒冬里抱团取暖的暖，是中国人对“好好吃饭”最朴素的顺应与敬畏。

离开时，砂锅底还留着层米油，亮晶晶的，像凝固的月光。忽然明白，所谓传统，从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像这米烫一样，在烟火里熬着，在唇齿间活着，在“道法自然”的智慧里，活得比时光更长久，更有世间的道理。

回家的路

□ 杨永忠

我的老家蒲家山在海拔一千多米的大山里，这里交通闭塞，去山里山外都是崎岖蜿蜒的羊肠小道。我启蒙读书要走五六里的山路，上初中要走三十里山路，念高中时得走六十多里山路。那时，人们交通靠走，每遇赶场，基本就是两头黑，一早上街，天黑还在回家的路上。

在我的记忆中，回家的路是多么的漫长啊！那时，做梦都在想，要是有一天一条公路通进山里，从我家门口经过该多好啊！

我们家离乡场、县城都很远，背化肥便是当地农民的一件苦恼事，特别是没有劳动力的农户。我父亲常年在外地教书，我们家里的化肥只得靠母亲背，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一包化肥一百斤，最低也是八十斤。有一年暑假，我和堂哥去县城磷肥厂背磷肥，一百斤磷肥我背了大约三十斤，最初还感觉轻松，哪知道，爬了一段坡就汗如雨下，双腿发软。走了五六个小时，我几乎是爬着回到家的，接连几天都腰酸腿痛。

我怕走那条路，更怕赶场办年货、背肥料。要知道，这条路太难走了。好比楼梯，上下都难，进城是下楼梯，回家是爬楼梯。父亲曾告诉我，他十多岁时，同大人一起赶场卖木料，因为他个子矮，在下一陡坡处，木棒后端在路石上顶了一下，身单力薄的他晃了几晃，人没有下崖，但终是没有稳住肩上的木棒，木棒瞬间滑到了崖下。当时，大人还狠狠地骂了他一顿。从此，父亲发奋读书，最终跃出农门，成为一名教师。

我进城读书以后，走这条路回家的时间就多了。直到我步入社会多年，也没有摆脱这条路的纠缠。我仅回去，还要带上妻子。把儿子带回家是送给父亲最好的“礼物”，但也是我最沉重的“行李”。背着五岁的儿子爬坡上坎，时常累得我气喘嘘嘘。半天时间的蜗行，回到家，腿不停地发抖打闪闪，腰也直不起。有一年回家，我为了偷懒，哄着五岁的儿子走路，他蹦蹦跳跳兔儿一般开心，不料在一斜坡处脚下打滑，一个跟斗差点滚下悬崖，多亏茂密的杂灌挡住。从此，我再不敢偷懒了。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这条从老家通往县城的山路，两边是悬崖，路夹在山脊中间，一旦设卡，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条路也是英雄的“行李”，曾有多位红军战士在这条路上洒下热血。1933 年 2 月，红四方面军 73 师一个排经小寨梁夜袭盘踞在大寨梁的国军田颂尧部一个连后，红军沿着我回家的这条路星夜赶往南江县城，同红军 218 团汇合，并解放了南江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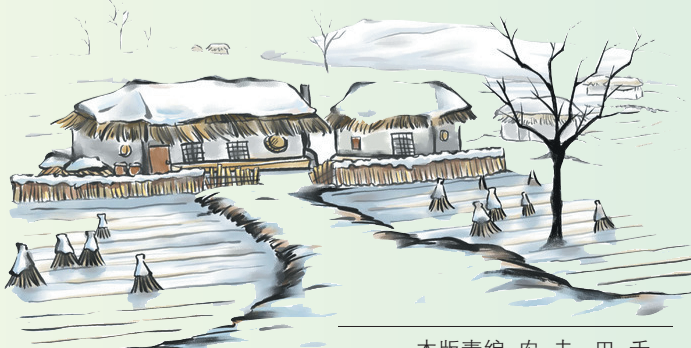
鲁迅先生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其实，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路。近几年的脱贫攻坚，让我老家通了公路，曾经那条回家的路不再有人去走了。今年春节，我陪同家人去县城红塔公园步行道散步。在我意料之外的是，那条几公里长的石梯步道是沿着我曾经回家的路打造的，宽宽的玉石梯顺山而建，两边安装有路灯和护栏。一路上，我走走停停，观山望景，更多的是回想起在这条路上储存的不尽的心酸。

当我们漫步来到塔子山时，我记起母亲差点死在这里的情景，心有余悸。有一次赶场，母亲因感冒去诊所开药，匆匆忙忙赶路回家，慌忙中将一天的药一顿吃了。当其爬上塔子山顶时，母亲开始大汗淋漓，一头晕倒在路边草地上，不知过了多久，一位赶场的路人喊醒了母亲。母亲强忍住身体不适，一步一步坚持往家走，回到家已是晚上九点过，农村到处死一般寂静。尽管母亲胆小怕走夜路，那天她摸黑回家破了胆。我每次走到这里，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母亲一生为儿女付出的艰辛。

如今，一条玉带般的公路绕进了我山里的老家，结束了祖辈们肩挑背磨的日子。从此，老家绿色的蔬菜，原生态粮食、水果、家禽等农副产品都卖出了好价钱。更让我欣慰的是，这条 45 米宽的大道从我家门口笔直通过，联通了相邻村和乡镇，成了一条致富联网路，村民的幸福路。一说起这条路，村里的老人满脸流淌的都是骄傲和幸福。

回家的路好比踩不断的铁板桥，始终架设在我与故乡之间；更像一根纽带，一头拴住游子的心，一头连着父母的牵挂。

有人说，故乡回不去了。其实不然，那只能说明你已忘记了回家的路。证明路不在你心中，也不在你脚下。记得诗人汪国真在《山高路远》诗中这样写道：“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是啊，我在回家的路上翻过一山又一山，路一直在我脚下，二十多年我都没有退缩。如今，回家的路不再漫长，我将一直走在回家的路上。



本版责编：农夫 田禾